

水族館

從小都喜歡行水族館。

這是葉公好龍式的喜歡，因為我不懂游泳。海岸線就像我的禁區線，大海注定是我一生無法征服的領域。曾經，我嘗試過潛水，穿上救生衣，戴上面罩，背上氧氣樽，但在水底與水面之間，我看見生與死的界線。自此之後我明白，我只能夠坐船，而且祈求船不會沉。至於水底，只能隔着電視屏幕，讓我知道漆黑的水底，很多不同品種的、樣貌奇怪的魚——從小我都喜歡魚，以前有金魚缸，現在有水草缸，儘管來來去去，但魚一直是我家人。

我走不進大海，但有人把大海搬上陸地，成為了水族館。每到一個地方旅行，如果當地有水族館，多半會找到我的足跡。水族館多半在地底，一層一層的向下走，走到最底層，每次都赫然發現，大海彷彿就在頭頂，大魚小魚都要抬頭才能觀賞，那條用玻璃築成的隧道，讓我們化身地球最深處的岩石，欣賞魚類優美的姿態。我最愛看魔鬼魚，為什麼會有一個如斯恐怖的名字？其實牠很可愛，你見過魔鬼魚的笑臉嗎？在牠的底部，那

一張永遠微笑的嘴，用現在的語言，是「很療癒」的神態；而我最愛看魔鬼魚游動，拍「翼」拍出波浪形狀，像一個在舞台上表演的舞蹈家，是女的，袖子在飛舞着。也有鯊魚，牠們常常露出癡癡的笑容，像要把我吞下去，又彷彿看見我們之間隔了玻璃，誰也奈何不了誰。

每每說到水族館、動物園，總有人說，人把動物困着，讓牠們失去了自由。我並不否定這說法。在恍如大海的超大水池游來游去的鯊魚、魔鬼魚還好，那些只有十吋正方形空間的小魚、青蛙、水母，就像居住在比車位還小的納米樓一樣——不，計算身體比例，牠們的家比納米樓還大啊。我們可憐動物不自由的同時，卻以為自己很自由，完全不知道自己花近千萬買了一個（按比例）比魚缸還小的家。小魚住進去，無憂無慮，我們卻要擔心加息、加租。

我們在參養，我們在被參養。誰更不幸？或這樣說：這樣竟然也成為一個問題，那已經是不幸了。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李老師

兩個月前，接到高中班主任、語文老師李東平博士的電話，他說離開江蘇海安中學已整整三十年，筆者當年所在的高三畢業班是他在這座省重點高中執教的最後一屆學生，送完我們後他就去當地另一所學校當校長，他建議今年我們這個班應該聚聚。

李老師是我們高二分文理科後的文科班主任，當年三十而立，意氣風發，很像《新星》裏的李向南，他的父親是教育局局長，他的自信與魄力也源自教育世家的底氣。三十年前，中國大學門檻很高，他鼓勵我在高二迎考關鍵時刻仍積極從事文學社、團委等社會活動，不斷參加全國作文比賽，我也因此當選為省團代會最年輕的團代表。這為我當年被免試保送南京大學中文系起到決定性作用。

師恩難忘，但我離鄉多年早已淡漠了這份恩情。去南京讀書、到北京北漂後，我再也沒見過李老師。我父母倒是常在南通機場遇到他，他飛深圳，父母回北京，他們休息室拉家常，聊的都是關於我的家常。父母告訴我，李老師已在深圳執教多年，父母


將他的電話轉給我，近十年前我常去港粵，竟一次都未去探望過他，關於他的消息一直只有父母轉述的寥寥數語。

上周，李老師與我們相聚在家鄉，我才知道他早在一九九五年就放棄家鄉的遠大前程，南下深圳應聘，被分到深圳市「雙差學校」沙井中學，在沙井，他用了十年時間將一個基礎薄弱的學校打造為寶安區、深圳市與廣東省一級學校、國家級示範高中。他曾獲得深圳十佳校長、中國教育年度人物等特殊榮，花甲之年，已是廣東省政府督學的他離開了耕耘二十年的深圳，南下珠海出任新成立的容閩學校校長、容閩書院院長，將四十年教齡經驗再付諸實踐。他一直在挑戰自我，我們還是他的學生：萬水千山的旅途成為教室，砥礪前行的人生是永遠的第一課。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老漂」的河南人

大學裏因教課內容、移民來源、親屬關係等與亞洲發生關係的人越來越多，「亞洲美食會」聚餐越辦越興旺。本學年第一次聚會，大伙扶老攜幼出席，來客超過三十，盛況空前。物理系新同事X合家光顧，我和她母親Y談了一會。

Y六十出頭，大波浪披肩略帶花白，淡妝，戴耳環，身材苗條，衣着時尚。她告訴我，二〇〇〇年老家河南的X考上中科大——「其實她的成績能進清華、北大」，二〇〇四年到美國讀博士，認識了現在的美國丈夫Z。他倆同一個導師，X成績好，導師讓Z多向她學習，不料一來二去兩人居然結婚。二〇一〇年X拿到博士，去美國航空航天局工作，Z則去麻州一所大學教書，五年後才得團圓。二〇一五年X懷孕、生子，讓父母來幫忙，很快給他們辦了移民，一家人在麻州安頓下來。二〇一七年第二個孩子出生，小夫妻申請了我校的職位，今年再次搬家。

Y說自己在河南老家是氣象節目主持人，退休後熱衷文娛，曾參加千人合唱團去各地表演，平日和社區老人載歌載舞，自娛自樂，好不快活。但為了支持女兒的事業、家庭，不得不「老漂」美國。當問及在本地生活習慣嗎？她說，「離開住了三年的麻州十分不捨，在那裏已經結交了一批中國朋友，醫療保險等福利也已辦好，如今又要重新來過。」不過，女婿勸說她：這個學校更好，以後生活會越來越好。

Y讚美本地地廣人稀，視野開闊，住房舒心，就是買菜不方便，開車一小時才能到亞洲店。不過她自告奮勇在學生籌備的中秋晚會上表演京劇，態度積極。常有中國老人為子女漂洋過海。人生地不熟，還要每日做飯、洗衣、撫養下一代。願Y夫婦能在此地找到樂趣，安心留居。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金戈鐵馬惆悵處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現今有眼光的鑒藏家，對明末清初的著名書法家王鐸（字覺斯、號嵩樵）真跡，皆評價甚高；不過，對清廷不滿和廿世紀中葉以前懷偏見的一些人士，卻非議王鐸缺節操，故書作難顯高逸，從而貶低其書藝方面的成就。為什麼呢？蓋王鐸生不逢時，為官時正值明代末期，君主昏庸無能，奸佞之輩當道，政治腐敗，兵力薄弱，人心惶惶。王鐸獲升為禮部尚書而未及赴任，滿清大軍已攻佔京城。王鐸一直以來，憂心唏噓不已。其行書五律軸，雖屬送友之作，信手拈來，但流露其無奈之情，詩句如「已覺鴻聲至，那堪秋葉稀」，「驛路烽

這幾日接連收到幾封讀者來信，談及對《大公報》副刊「小公園」改版迄今的感受。在互聯網橫行、傳統媒體式微的當下，讀到工整的手寫來信，以及諸如「內容豐富，亦很精彩」「更為個性化」等等肯定之辭，令我頗為感動。

這也讓我想起蕭乾當年為了利於編者與讀者的對話和溝通，在「小公園」特別開闢「讀者與編者」欄目。他稱其為「圓桌，不是個講台，討論的範圍以文藝問題為主，但也可涉及其他」，強調欄目是讀者與編者平等對話、融洽交心、互相溝通的所在，而非編者獨白之地。讀者來信不斷，問題形形色色，蕭乾就在每天報紙排版後在排字房根據版

常報，江帆雨又飛，誰知惆悵處，還揜舊荆扉」。他雖避難，南下金陵，任南明福王朝東閣大學士，不過不久遭圍城逼降，深知大勢已去，明朝氣數已盡。就是因為這段史實，使某些人妄把他迫於形勢投降一事而貶低其書法藝術，殊不合理，更欠公平。其書藝的創意與成就不應因而被抹煞。即使宋徽宗趙佶這個窮奢極侈、昏庸無道的皇帝，誤信奸臣，禍國殃民，而其另創一格的「瘦金體」，在書法藝術史上，仍佔一席重要地位。

王鐸傳世墨跡不少，精品分別藏故宮博物院、西泠印社、中國美術學院、溫州博物館和遼寧省博物院等，包括名作《草書學古帖》、《草書杜詩》、《擬山園帖》與《琅華館帖》等。

附圖的行草五言詩（局部）亦屬其代表作，回曲暢達，堅勁



峭厲，好比「枯藤繞樹」、「金戈鐵馬」。價品永無法仿其筆勢、墨趣、章法和氣度。

不少專家皆認為王鐸草書成就最大，左右欹側，氣度貫注；筆酣墨飽，雖婀娜跌宕，若蛟蛇盤舞，但筆力能扛鼎，去勢勁健，又張弛有度。畫家徐悲鴻稱翹其書法謂：「文安詩作猛虎吼，誰執王字相雌雄？」着實有「鞭雷電而騎龍虎」之感。

懷才不遇

這世界真的懷才不遇的嗎？我想，還是有的。畢竟高手在民間，卧虎藏龍，有才之人遇不上機會、賞識，也不是不可能，但我更相信，「懷才不遇」只可以是蓋棺論定，而不可以是生活態度。否則，越有才，越想不通，生活得苦，也終究沒有辦法發揮自己的才。

當然，有不少成功人士都教導我們要進取，進取為自己尋找機會，進取表現自己的才能，但有時，懷才不遇，而找錯的方法進取，卻頓時成為別人眼中的滑稽。馬克·吐溫便寫了一篇這樣滑稽的故事。

話說，主角是一位「前」參議院貝類學委員會的職員。為什麼要強調是「前職員」？因為這篇文章是他的辭職聲明。在這份名為〈近日辭職事件始末〉的聲明中，這位小職

員嚴謹地細說他在參議院貝類學委員會工作的六天中，遇到的不平事。

作為一名參議院貝類學委員會的小職員（而不是委員），主角去找了海軍部長，批判一支在歐洲的艦隊「游哉遊樂」，逼得海軍部長命令他離開；主角又找上了戰爭部長，評論他「在大平原上和印度安人的作戰方法」，也令到戰爭部長以「藐視高層而下令逮捕」他……

這樣的事，一單接一單，主角「明白」到：「只要我依官方職權做任何事，似乎就必定會惹上麻煩」，因此，主角「可以明確地看出政府其他成員的意向，就是要阻止我在國事上發出一丁點議論聲，我因此無法繼續擔任公職並維護自尊」而宣布要辭職，還給財政部寄上了離職帳單，當中包括他跟各

人老未必無「渣」

近來內地高鐵上的「霸座」行為經視頻一傳，引起了同聲譴責。近日一則視頻中，看到一名粉紅衣衫的老嫗，在逼年輕女子讓座。女子不從，乘警介入調停，好言指示老嫗到另一邊就座。老嫗卻對那個座位堅持不棄。這過程中乘警一直文明相勸，卻遭老嫗惡言咒罵。對方請教她年齡時老嫗粗鄙作答：「怎麼？你想強姦我呀？」

至此，這類老者已無人同情。漢語裏把這類無賴老人的行徑斥為倚老賣老，為老不尊，老而不化。文明不設年齡段，即使是上了年紀，也應尊重他人、尊重法律。像勒令讓座一類事，我在香港和內地都目睹過。有的老人僅是白了頭髮，行動還相當敏捷，但厚着脸皮，強求讓座。或者直杵到年輕人身邊，增加對方讓座的壓力。

明醫不如福醫？

神奇。看來有時候上大學讀那麼多書也未必有用，中醫還是需要傳承和臨症。他的話一說完，大家就齊刷刷地看着我。

我笑着說，在我看來，一名合格的醫生，應當接受系統教育，七年的大學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元代名醫羅天益，他的《衛生寶鑑》裏講過一件事，楚丘有個姓賈的年輕人，得了一場大病。發熱煩躁，四肢困倦，胸悶咳嗽，大便秘通。找過很多名醫，都沒看好。有人就建議，「明醫不如福醫，有個醫生醫書讀得很少，但是臨症很多，找他看病的人沒有看不好的，人們都稱他是福醫。諺語說的好：「饒你讀得王叔和，不如我見的病症多」，應該值得信任，不如去找他試試。這個

部長要求的諮詢費。問題是，除了他本人，其實，誰在意他辭職呢？

那麼，這是要教訓說我們不必進取嗎？也不是，但我堅持一個個人的原則：成為一個別人需要你幫忙的人，而不要硬要幫忙別人。懷才的人，真正要遇上的，不是表現自己的機會，而是可以幫忙別人的機會。別人願意請你幫忙，而你沒有幫倒忙，這就叫人心滿意足了。

甲蟲滾球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香港年輕人普遍好說話，遇上了，讓出座就和氣收場。但上述那段視頻中，年輕女子卻有心「鬥毒」，不僅不打算讓出座位，還乾脆趴在小桌上，一副「我就是不讓，看你能咋的」架勢。讓人覺得她是故意難堪老嫗，實在是「你也不咋的」啊。

說到底，是人們的文明意識還未入腦。說到底也是人老未必無人渣。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醫生到了之後，裝模作樣地搭了一下脈說：「這個病見得多了，沒問題！」然後在患者兩肺臚上各灸了二十一壯，並讓患者服用錫飲枳實丸，治療後沒多久患者腹痛加劇，不能食，病危。

其實，如果醫生對病情不理解，那就對病人十分不利。哪裏有什麼「明醫不如福醫」的道理。接受系統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對於醫生來說，治病毫無僥幸、機會、幸運的可能，只能因症施治。

醫趣錄

榮汝成

dr_rongrucheng@163.com

逢周五、六見報





減肥是現代人生活的「酷刑」。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四、五見報



樣佔領文壇的上席，我以為，它的職責和價值不容藐視。蕭乾將副刊編輯比作修馬路的，「真像生來是條平凡的苦命，一年到頭沒法停歇，永遠也看不到一點成績。這原因，主要是文章無法集中，因而也無法顯出系統。」但也正因為如此，副刊應該守得住自己的平凡和寂寞，用有分量的作品，任勞任怨地，於潛移默化中體現自己的價值。（下）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